

刘云山访芬兰 法轮功学员抗议不断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二至十五日, 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等数十人到芬兰访问。所到之处, 受到法轮功学员的抗议。

六月十二日, 刘云山等人在芬兰的总统府、总理府、议会、文化部等所到之处, 均遇到法轮功学员的抗议。法轮功学员们打出: “法办刘云山”、“中共非法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横幅, 抗议刘云山自二零零二年至二零一二年担任中共中宣部部长期间, 紧跟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群体灭绝性的迫害。

十二日中午, 当刘云山等一行进入总理府前, 学员们就已经抵达并打出抗议的横幅。随后, 学员们又在芬兰国会大楼前继续对刘云山等人进行抗议。惧怕抗议的

刘云山从国会大楼的后门溜走, 这也是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逃避法轮功学员抗议的一贯手法——怕曝光而躲避、走后门。

学员们还在芬兰文化历史博物馆前对刘云山进行抗议, 中方安排了两辆空车挡着路人的视线, 让刘云山从博物馆出门后即溜上车, 那两辆空车紧随刘的车离开。

十三至十四日, 刘云山等人还将在议会、市政厅、罗瓦涅米市活动。法轮功学员将继续举行抗议, 并向芬兰社会各界揭露刘云山的迫害罪行。◇



图: 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在芬兰受到法轮功学员的抗议和揭露。

炼功受益 蒙古族女教师讲真相被劳教三次

(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 大庆杜蒙县五小教师何丽霞女士, 自修炼法轮功后获得了身心的健康,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 她讲法轮功真相, 先后三次被非法劳教, 累计被关押迫害时间近六年。

由于中共搞株连, 何丽霞的众多亲人不是被关押就是被劫持做人质。最严重的一次, 由于何丽霞在医院走脱, 警察气急败坏把她哥哥、弟弟、妹妹、表哥、表妹、两个表姐、一个表姐夫八个人全部绑架做人质、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认识何丽霞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淳朴善良、乐于助人的蒙古族人。何丽霞原有一个温馨的家庭, 丈夫也因受牵连, 承受不了, 离了婚。

下面是何丽霞女士自述她的遭遇:

我叫何丽霞, 今年五十一岁, 原大庆杜蒙县五小老师。我是一九九七年四月修炼法轮功的, 当时我身体多病: 有心脏病、十二指肠溃疡、类风湿性关节炎、头晕, 头疼不能见太阳

否则更疼, 腰疼、胳膊疼、几乎是浑身痛; 还有妇科病: 腰痛, 洗头时腰要直起来得好几次, 才能洗完; 还有后背疼, 时间长了坐不住, 得靠着墙。修炼法轮大法后就都好了, 身体特别轻, 我高兴的老是想蹦跳, 真的是有说不完的高兴。

就在我为有幸修大法而高兴, 又从新开启了人生步履的时候,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集体开始迫害法轮功, 那时黑云压顶, 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大法救了我的命, 教我如何做好人。人得有良知, 不能忘恩负义。大法蒙难, 师父被诬陷, 我怎么能视而不见哪?

遭绑架、勒索, 八位亲人被劫持做人质

二零零零年四月初我入京上访为大法说句公道话, 被绑架, 在杜蒙县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一个月。当时派出所的警察领着孩子的爸爸去北京接我, 丈夫花了大约三万元钱, 出来时又被勒索二千元, 伙食费三百元。回来后每天上班让我在主任室, 由主

任给我所谓“做思想工作”, 不让教课; 校长天天向教委汇报我的情况。

他们发现我没有改变, 坚持炼功, 单位就伙同派出所又把我送进看守所。就这样非法关押了四个月, 出来时家人又被勒索伙食费一千二百元, 并在我工资上强迫扣除二千元所谓“保证金”。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份警察去家骚扰, 问我还炼不炼, 我说“炼”, 就被绑架到看守所。二零零一年新年我是在看守所里度过的, 正月十六, 丈夫在外界的压力下与还在被关押的我离了婚。三月我为抗议无理超期关押绝食, 在医院输液时走脱。当时在太康县当地电视上播报消息。

这次我从医院走脱, 邪党恶徒们找不到我, 就株连我的亲人, 当时我哥哥、弟弟、姐姐、表哥、表妹、两个表姐、一个表姐夫都受牵连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他们有的被非法关押七天、十五天, 最长的是我二弟被非法关押一个月, 期间他们被逼迫写材料承认所谓“错误”, (转下页)

(接上页)除两个表姐、一个表哥是下岗工人,其余的被关押的亲人都受到单位处分,并且几年工资都不给涨。当时姐姐何丽华(法轮功学员)也因此被非法劳教一年。

非法劳教、女儿才九岁

在走脱近一个星期后,我再次被他们绑架、非法劳教一年,二零零一年六月被送哈尔滨戒毒所,在被送劳教之前又被勒索伙食费一千五百元。此时的女儿(李德玲)才九岁。

在哈尔滨戒毒所,开始时天天要坐小板凳(儿童塑料凳),还强迫我听犹大(被洗脑转化、走向反面的人)说诽谤大法的话,包夹始终跟在身边,不许与人说话,不许活动,吃饭、上厕所都在屋,而且总在小凳上坐着,还必须是一个方向朝门,还得是一个位置,腿也得是一个姿势(两脚、膝盖并拢、手抱着腿),天天比正常就寝时间都要晚一小时。后来下车间干活,一天要劳动十几个小时,有时还加班至天亮。

第二次劳教迫害 九死一生

直到二零零二年四月我才出劳教所回家。同年九月九日与同修李红英去烟筒屯讲真相被绑架,被非法劳教三年,又送到哈尔滨戒毒所,遭受残酷迫害,真是九死一生。也就是在这次劳教期间,泰康的李红英被迫害致死。

我刚进戒毒所没多久,有一次同宿舍的法轮功学员在墙上写了“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被发现,狱警要对笔记追查是谁写的,我当时拒绝配合,他们就将我的手铐在上铺床头一个星期时间,把我的腿都站肿了,内裤都要挣开似的,七天后看我仍不配合,就把我拽到库房上大挂,第二天中午才放下来。

当时哈尔滨戒毒所借中共开十六大搞所谓“攻坚战”,用尽一切手段转化法轮功学员。当时给所有被劳教的人员开会,会场周围站着荷枪实弹的警察。那几天所有参与迫害的警察都不下班,散会后对坚持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施行酷刑,将近百名法轮功学员拖到地下室,有的扣暖气片上、有的扣地环上,他们把窗铁护栏扣在地上,让我们蹲在上面把手铐在

铁护栏上面。劳教所副队长李全明拿着剪子,随手抓起法轮功学员的头发随意乱剪,嘴里还喋喋不休的说:“给你们剃鬼头”。狱警用电棍电,还指使包夹打、掐、骂被扣着的法轮功学员。

中共施暴者想尽办法不让法轮功学员睡觉,当时支持不住的我坐地上了,警察和包夹(刑事犯)使劲的用拳脚打踢我,我的脸被打的肿胀的象裂开似的疼痛。一个警察用鞋尖使劲捻着踩我右脚의脚趾头,从那以后我的脚趾头几年都没有知觉。为了折磨我,往地上浇水,后来逼我坐装水的盆子里用电棍电,还从脖领往下倒冷水。当时周围只能听到惨叫声、电棍吱吱、叭叭的电弧的声音。后来将不转化的我单独拽进一个房间,将外衣扒下,只剩下内衣内裤,从头顶浇两盆水,用电棍电,电棍没电了又换一个继续电,他们见我吐血了,又往我身上浇两盆冷水,然后把窗户打开(那时正是冬季十一月份),他们便离开了我。

当他们回来时我已经冻僵了,此时他们拽着我冻僵的手在事先准备好的纸上签字。后来包夹扶着我清洗血迹时我已经没有任何知觉了。

我在地下室被折磨了整三天半。这三天半就有一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死了。当时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迫害一瘸一拐,有的下不了床,有的被扶着走,有的精神都不好了,天天被迫看诽谤大法的录像,互相不许说话,整个劳教所笼罩在恐怖气氛之中,大多数法轮功学员的头发都白了。

此后便是一天十几个小时奴役,没日没夜干活。这期间我女儿和我妈来看过我两次,十一岁的女儿还给我写了封信,满纸都是泪痕。看得出女儿很无助,很痛苦,而我却毫无办法。

“研究研究”,第三次非法劳教

二零零五年九月出劳教所后,十三岁的女儿哭着要跟我过,我们娘俩租一平房(离婚时净身出户,什么也没有),二零零三年时我的工资便被停发,此时的我没有生活来源,我去教委要求上班,教委不管,让去找 610。

十二月二日,我找到杜蒙县 610 头目唐怀军说明我与女儿无生活来源的情况,他说“研究研究”。我刚回家,警察就到了,两个警察拿张白纸让我签字,我拒绝,他俩将我看的《转法轮》书抢走,回所里又拿搜查证,上我家搜查,并找我家的邻居来,将《转法轮》书、师父法像、一个书签摆在桌子上录像,然后将我绑架,构陷材料非法劳教一年。我那十三岁的女儿,被吓得只是哭。他们为构陷我,竟上学校找我女儿做口供,给当时上初一的女儿很大的压力。

二零零六年底回来后,我一直居无定所。二零零八年“奥运圣火”经过大庆,当时我和女儿去上大庆姐姐家看外甥女,被埋伏在那的警察(杜蒙县国保)绑架拘禁,他们要挟我必须去弟弟家或哥哥家住到奥运会后才能走,否则就要把我送精神病院。哥哥同意我去他家,这期间我出门办事,教委将哥哥软禁在教委招待所,扬言说我不回来,不放我哥哥。

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二日晚,我路经连环湖做粘贴,又被蹲坑的警察绑架,当时身上有六千多元现金和一辆新买的摩托车(价值四千多元)被劫持。我又被非法劳教两年,由于身体不合格被退回来,当时吃啥吐啥,身体各项功能衰竭。家人给我办的保外就医,他们逼着弟弟签字当保人,事后国保马百刚多次骚扰我弟弟,弄得弟弟精神都出问题了,夜里睡不着觉,在三院(精神病院)开药吃。

此后我都不敢与家人联系,一直在外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因为中共公安部门为了找到法轮功学员,经常利用家人的手机和电话来监控法轮功学员的行踪,这样我就不能与家人联系和过正常的生活。

总之,这些年由于我信仰“真、善、忍”做好人,我和家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希望善良的好人能伸出援手,站在正义一边。希望您能了解法轮功真相,不要被中共邪党一言堂的宣传所欺骗。共产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邪教组织,现在天要灭它,觉醒的中国百姓一定远离它,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为自己和家人选择真正的美好未来。◇